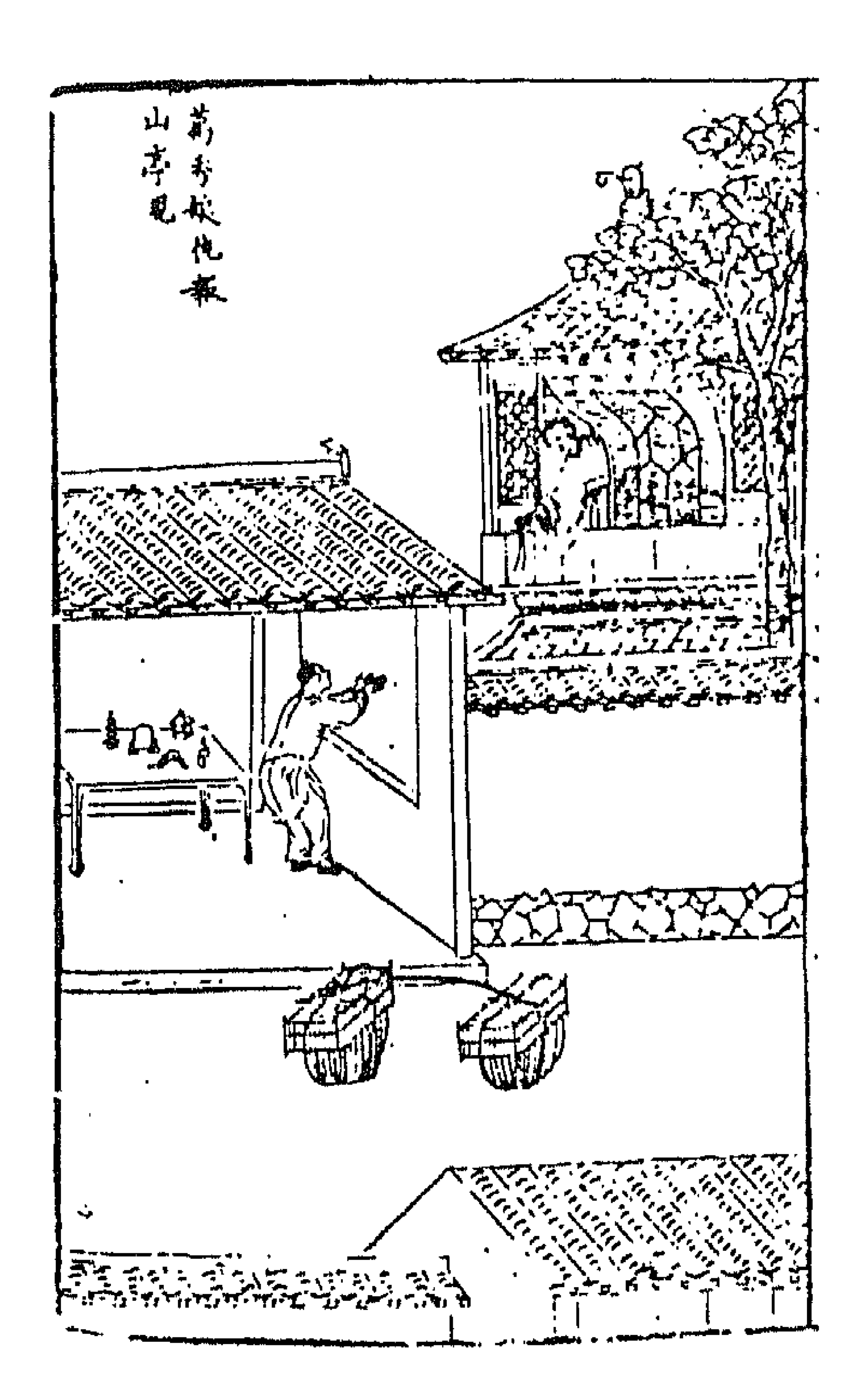
警世通言


身似柳絮飄揚
命如藕絲將斷


前秀收他報
山亭見

第三十七卷

萬秀娘仇報山亭兒

春濃花艷佳人膽，月黑風高壯士心，
講論只憑三寸舌，秤評天下淺和深。

話說山東襄陽府，唐時喚做山南東道。這襄陽府城中一個員外，姓萬，人叫做萬員外。這個員外排行第三，人叫做萬三官人。在襄陽府市心裏住，門前開個乾茶舖，一壁開著茶坊，家裏一個茶博士，姓陶，小名叫做鐵僧，自從小時綰着角兒，便在萬員外家中掉盞子，養得長成二十餘歲，是個家生孩兒。當日茶市

罷將員外在布簾底下張見陶鐵僧這廝除四十五
見錢在手裏萬員外道且看如何元來茶博士市語
與做走州府且如道市語說今日走到餘杭縣這錢
一日只稍得四十五錢餘杭是四十五里若說一聲
走到平江府早一日稍三百六十足若還信腳走到
西川成都府一日卻是多少里田地萬員外[illegible]
且道看這廝如何只見陶鐵僧除了四五十錢[illegible]
望看布簾裏面約莫沒人見把那見錢懷中便袋裏
員外慢騰騰地掀開布簾出來[illegible]上些地
則見那鐵僧舒手去懷裏摸一摸喚做[illegible]闘醉

下去[illegible]了人，[illegible]只得提住布袱角向空一抖，抱
着肚皮在家思量，開分說：我萬員外看道我不曾偷
你錢，萬員外叫過陶鐵僧來，問道：方纔我[illegible]崇四
五十錢在手裏，這個[illegible]只一[illegible]了，便[illegible]了，你[illegible]對
我說，錢却不許利害，見你[illegible]了[illegible]，[illegible]卅一[illegible]員
箇賭得我好，你這錢藏在那裏？說與[illegible]，[illegible]
不說，送你去官司。陶鐵僧又大拇指，不[illegible]一道道
告員外：實不敢相瞞，是有四五十錢，安在一箇去處。
那廝指道：安在掛着底浪蕩燈鐵片兒上。萬員外把
覷子踏起腳上去，果然是一埒兒安着四五十錢。萬

員外被身再來從上坐地些道謝我喒來問道你在

我家裏幾年、團錢喒道從小裏隨先老員外作員外

宅裏抱螺蓋抹托子、自從老底死後、罪過員外收留

養得大[illegible]也有十四五年、萬員外道你一月只做倫●

我五十錢十日五五百一箇月一貫五百、一年十八貫●

十五來年你偷了我二百七十貫錢如今不欲送你

去官司你且關休當下發遣了團練你道附作活辭

了萬員外收拾了我包裹了隨員外茶坊裏過酒繼

俏小後生家尋常和囉媳不曾收拾得一個包裹與

[illegible]了、心[illegible]小外伴、

話一、襄陽府開茶坊底行院這兩日價沒經紀無討件喫處當時正是秋間天色古人有一首詩道

柄柄芰荷枯　葉葉梧桐墜
細雨灑霏微　催促寒天氣
蛩吟敗草根　雁落平沙地
不是路迷人　怎知這滋味

一陣價起底是秋風、一陣價下底是秋雨、兩個餓僧當初只道是除了萬員外不要得我別處也有經紀處卻不知吵這個員外都分付了行院沒討飯喫處那廝身上兩件衣裳生絹底衣服漸漸底都曹破了、貴

早本實漸漸廣捲將來背記得建康府中二官人去

一詞兒名喚做鷓鴣天、

黄草秋深披不宜、行穿補破使人悲、領邊包裹線先捲、怎奈金風早晚吹、幾排襤褸雙行出門着報兒相知、都家女子低聲問兒與奴將阿什兒

陶鐵僧看着身上黄草布衫捲將來風颺起起再來周行老家中來、心下自道猶貝分想甚、便做我爭了你三五十錢、你只不使我便了、那兒不偷食、且分付識一裹陶府開茶坊底數不信我

只今我有今沒討飯吃忘道一秋一冬那地怎地討
結做甚麼死得正怎生思甚則見一個男女來行老
家中道行老問你借一條匾擔那廝行老便問道
你借匾擔做甚麼那箇哥哥道我三員外女兒萬秀
娘死了丈夫今日歸來我問你借匾擔扶靴龍伏則
箇開鐵借自道我若還不說起了今日我定是同去
搬擔也有百十錢撰當時忽思甚道兀那挑擔根道我
員外開鐵借道我如今且□□去看這萬員外女兒
歸州路上見他告道小娘子□箇恰勸得他盤纏再
去求得道經紀也好開鐵□□開門出道門去者

一人

到五巢頭獨自行身上又不齊不整一步捱了一步

正恁地行只聽得後面一個人叫道鐵僧我叫你回

頭看那叫底人時却是

人材凜凜掀翻地軸鬼魔王容貌堂堂撼動天

關夜叉將

陶鐵僧唱喏道大官人叫鐵僧做甚麼大官人道我

幾遍在你茶坊裏吃茶都不見你鐵僧道上覆大官

人道萬員外不近道理趕了鐵僧多日則恁地趕了

鐵僧兀自來利害如今直分付一襄陽府開茶坊行

院教不得與鐵僧經紀大官人看鐵僧身上衣裳[illegible]

[illegible]一陣秋風起便也不知在何處衆不是今秋纔
[illegible]定是今冬凍死、那大官人問道、你如今却那裏去、
錢舍道今日聽得說蔣員外底女兒蔣秀娘死了夫
壻帶着一箇房臥也有數萬貫錢物、到晚歸來、欲待
掘住蔣小娘子告他則箇、大官人聽得道是

入山擒虎易　開口告人難

大官人說、大丈夫告他、做甚麽、把似告他、何似自告、
自、便把指頭指一箇去處、叫錢舍道、這裏不是說話
處、隨我來、兩箇離了五里頭、從入這小路上來、見
一箇小小地莊舍、那都去處、這座莊、

前臨旁徑近背靠殺人岡。遠看黑氣冷森森，近視令人心膽喪。料應不是孟嘗家，只會殺人并放火。

大官人見莊門閉着，不去敲那門，就地上捉一塊磚兒撒放屋上，須刻之間，聽得裏面掣柵欄開放門，一個大漢出來，看這個人，兜腮捲口，面上刺着六個大字。這漢不知怎地，人都叫他做大字焦吉，出來與大官人厮叫了，指着閻鐵僧問道，這個是甚人。大官人道，他今日看得外婆家報與我，是好一拳買賣。三個都入來大字焦吉家中，大官人腰裏把些碎銀子

[illegible]買些酒和肉來共喫陶鐵僧喫了便去打聽

人回來私說道、好教大官人得知、如今籠使什物

有二十來擔都搬入城去了、只有萬員外底女兒萬

秀娘與他萬小員外、一箇當直喚做周吉、一擔細軟

頭面金銀錢物籠子、共三箇人兩匹馬、到黃昏前後

到這五里頭、要趕門入去大官人聽得說、三人把三

條朴刀、叫鐵僧隨我來去五里頭林子前等候、果是

黃昏左右萬小員外和那萬秀娘當直周吉兩箇使

馬的、共五箇人待要入城去、行到五里頭見一所林

子、但見

遠觀似突兀雲頭近看似倒懸雨脚影搖千尺
　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
那五個人方纔到林子前只聽得林子內大喊一聲
叫道紫金山三百個好漢且未消出來恐怕諕了小
員外共小娘子三個好漢三條朴刀攔得五個人面
門上蕩了三兎脚板下走了七兎兩個使馬底都走
了只留下萬秀娘萬小員外當直周吉三人大漢道
不壞你性命只多留下買路錢萬小員外教周吉把
與他周吉取一鋌二十五兩銀子把與這大漢那焦
吉見了道這廝却不囷耐你我們都只直當一錠銀

拿起手中朴刀，看着周吉要下手了，那萬小員外和楊秀娘道，如壯士要時，都把去不妨，大宋焦吉擔着籠子，却待人這林子去，只聽得萬小員外叫一聲道，鐵僧，却是你來劫我，就得焦吉放了擔子，道，不則害著放他們去，明日裏陷府下狀，捉鐵僧一個去，我兩個怎地計結，都趕來，看着小員外手起刀舉道祭着看小員外時，

身如柳絮飄颺　命似藕絲將斷

大宋焦吉一下朴刀，殺了萬小員外，和那當直周吉拖這兩個死屍入林子裏面去，擔了籠仗，陶鐵僧牽

萬秀娘忍小恥而報大仇是大仆作用公

了小員外底馬大官人來了萬秀娘底馬萬秀娘道告壯士饒我性命則箇當夜都來焦吉莊上來連夜敲開酒店門買些箇酒買些箇食喫了打開籠仗與金銀細軟頭面物事做三分陶鐵僧分了一分焦吉分了一分大官人也分了一分道大官人道物事都分了萬秀娘却是我要待把來做箇扎寨夫人當下只留住　秀娘在焦吉莊上萬秀娘離不得是把箇甜言美語啜持過來在焦吉莊上不則一日這大官人無過是出路時搶金劫銀在家時飲酒食肉一日大醉正是

三盃竹葉穿心過　兩朵桃花上臉來

尚秀才說道你今日也說大官人明日也說大官人

你如今必定是我底丈夫

犬馬尚分毛色　爲人豈無姓名

敢問大官人姓甚名誰大官人乘着酒興就身上指出一件物事來道是我是襄陽府上一箇好漢不認得時我說與你道教你

頂門上走了三魂　脚板下蕩散七魄

掀起兩隻腿上間朱刺着底文字道這箇便是我姓名我便與做十條龍苗忠我却說與你原來是

壁間猶有耳　　窗外豈無人

大字焦吉在窗子外面聽得說道你看我哥哥當夫官人那沒事說與他姓名做甚麼走入來道哥哥你只好推了這件干休元來強人市語喚殺人做推牛子焦吉便要教這十條龍苗忠殺了萬秀娘喚做

斬草除根萌芽不發斬草若不除根春至萌芽再發

苗忠那裏肯聽焦吉說便向焦吉道錢物平分我只有這一件偏倚得你們些子你那恁地喫不得要來害他我也不過只要他做箇札寨夫人又且何妨焦

言道只日卻爲這婦女發做作[illegible]卻又不喫了我忽一日等得苗忠㝵腳出門去焦吉道我幾回說與我這哥哥教他推了這牛子左右不肯把似你今日不肯明日又不肯不如我與你下手推了這牛子免致後患。那焦吉懷裏和鞘揣着一把尖長靶短背厚刀薄八寸尖刀走入那房裏來萬秀娘正在房裏坐地只見焦吉拏那尖刀執在手中左手捽住萬秀娘右手提起那刀方欲下手只見一箇人從後面把他腕子一捉捉住焦吉道你卻眞箇要來壞他也不看我面焦吉回頭看時便是十條龍苗忠那苗忠道只

閑人走也不才知之尚然說笑了

消叫他離了你莊裏便了何須只管要撚他當時焦吉見他恁地說放下了當日天色晚了

紅輪西墜玉兎東生佳人秉燭歸房江上漁翁罷釣螢火點開青草面蟾光穿破碧雲頭

到一更前後苗忠道小娘子道裏不是安頓你去處你須見他們行坐睬只要撚你萬秀娘道大官人你如今恁地好苗忠道容易萬秀娘便背了萬秀娘夜裏逃了一夜天色漸漸曉到一所莊院苗忠放那萬秀娘在地上敲莊門裏面應道便來不移時一箇莊客出來開門道報與莊主說道苗大官人在門前莊客入

去報了莊主，那莊中一箇官人出來，怎地打扮？

那官人

背繫帶磚項頭巾，着鬬花青羅褙子，腰繫皮頭褡膊，脚穿時樣絲鞋。

兩箇相揖罷，將這萬秀娘同來草堂上，三人分賓主坐定。苗忠道：「相煩哥哥甚，不合將這箇人在此。則箇。」官人道：「留在此間不妨。」苗忠向那人同喫了幾碗酒，喫些箇早飯，苗忠𢬵了自去。那官人請那萬秀娘來書院裏，說與萬秀娘道：「你更知得一事麽？十條龍苗大官人把你寄在我家中了。」萬秀娘聽得道，簌簌

望南行淚下有一首鷓鴣天道是

碎似真珠顆顆停清如秋露臉邊傾灑時點盡湘江竹感處曾摧數里城思渺佇憶多情玉纖彈處曉綃痕有時看了鮫綃上無限新痕壓舊痕

尚秀娘哭了口中不說心下尋思道苗忠底賊徐劫了我錢物殺了我哥哥又殺了當直周吉姦騙了我身已划地把我來賣了教我如何活得則好過了數日當夜天昏地慘月色無光各自都去睡了尚秀娘移步出那腳子門來後花園裏仰面觀天嘆說道我

參參商員外想這你尋常不近道理而今教我受
這折罰有今日之辱當忠底賊你拐了我錢物殺了
我哥哥殺了我當道用計賺了我身已又將我賣在
這裏就身上解下抹胸若若一株大桑樹上掉將過
去道哥哥員外陰靈不遠當道用計你們在鬼門關
下相等我生為桑陽府人死為桑陽府鬼欲待把麻
頸項伸在抹胸裏自刎忽然黑地裏隱隱見假山子
背後一個大漢手裏把着一條朴刀走出來指着秀
秀娘道不得做聲我都聽得你說底話你如今休尋
死處我收你出去不知如何指秀娘道您地時可知

道好敢問壯士姓氏那大漢道我姓尹名宗我家中有八十歲底老娘我平常孝順人都叫做孝順尹宗當初來這裏指望偷些箇物事賣來養這八十歲底老娘今日那限撞着你也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救你出去那無他事不得慌把這萬秀娘一同行到園牆根底用力打一縱跳上牆頭尹宗把朴刀一點跳過牆去接這萬秀娘下去一背背了方纔得行則見黑地裏把一條筆頭鎗看得清明劈面看前尹宗前心便搠將來折折地一聲響道漢是個粗外面趕還底見一箇大漢把條朴刀跳過牆來背着一

箇婦女一筆頭鏃揪將來。黑地裏尹宗側身躲過一合。扯在籮上。正搖索那鏃頭不出。尹宗背了萬秀娘提着朴刀。拽開腳步便走。迤邐到尹宗家中。尹宗在路上。說與萬秀娘道。我娘那是怕人不容物。你到我家中。實把這件事說與我娘。道萬秀娘聽得道好。已得到家中。尹宗底娘聽得道兒子歸來。那婆婆開放門。便看手來接道兒子。將為道兒子廿上偷得甚底物事了歸歉。則見兒子背着一箇婦女。婆婆不問事由。拏起一條拄杖。看着尹宗落夾背脊打了三門拄杖道。我教你去偷些箇物事來養我老。你卻

沒事背這婦女歸來則甚那尹宗吃了三四柱杖不依說與娘道萬秀娘見那婆婆打了兒子肚裏便偷尹宗却放下萬秀娘教他恭拜了婆婆把那前面話對若婆婆說了一遍道謝尹宗救婆性命婆婆道何不早說尹宗便問娘道我如今送他歸去不知如何婆婆問道你而今怎地送他歸去尹宗道路上一似姊妹解粉將便說是哥哥妹妹婆婆道且待我來次你即時走入房裏去取出一件物事婆婆說出一句千衲百衲舊紅衲背心披在萬秀娘身上指了尹宗道你見我這件衲背心便似見娘一般路上切不得

胡亂生事。遙汾道：「姊女萬秀娘許了發付尹宗作正」

上背着萬秀娘，逕迴取路，待要奔這襄陽府路上來。

當日天色晚，見一所客店。姊妹兩人解了房，討些飯

喫了。萬秀娘在客店內床上睡，尹宗在床面前打鋪，

夜至三更前後，萬秀娘在那床上睡不着，肚裏思量

道：「荷得尹宗救我，便是我重生父母，再長爺娘一般。

只好嫁與他，共做箇夫妻，謝他。」萬秀娘移步下床來，

攻地搖覺尹宗道：「哥哥，有三二句話與哥哥說矣。荷

得哥哥救奴，別無答謝，有少事拜覆，未知尊意如何。」

尹宗大驚，拏起朴刀在手道：「你不可胡亂，萬秀娘心

裴道我若到家中，正好與他做，尹宗定不肯胡亂做此箇，得道尹宗排是大孝之人，依娘言語，不肯胡行，道秀娘見他焦躁，便轉了話道：哥哥若到襄陽府，問你不須見我爹爹媽媽。尹宗道：只是恁地時，不妨。來日到襄陽府城中，我自回，你自歸去。到得來日，尹宗背著萬秀娘迤相將到襄陽府，則有得五七里田地。正是

遥望樓頭城不遠　順風聽得管絃聲

看看望見襄陽府，平白地下一陣雨

雲生東北，霧涌西南，須臾倒瓮傾盆，頃刻懸河

述游

這回而下了不住那又沒處躲避尹宗背著秀娘深路來見一箇莊舍要去這莊裏躲雨只因來這莊裏教兩人變做

肯雲有路翻爲苦楚之人白骨無墳變作失鄉之鬼

這尹宗分明是推着一車子沒興骨頭入那千丈琉璃井裏這庄那是大字焦吉家裏焦秀娘見了焦吉那莊門伸口縮問知所措焦吉見了焦秀娘又不敢開正係地獄則見一箇人喫得八分來醉提着

一條朴刀從外來對秀娘道哥哥兀底便是劫了我底十條龍苗忠尹宗听得道提手中朴刀奔那苗忠當時苗忠一條朴刀來迎道尹宗元來有三件事奈何尹宗不得第一是苗忠醉了第二是苗忠沒心尹宗有心第三是苗忠是賊人心虛苗忠自知奈何尹宗不得提着朴刀便走尹宗把一條朴刀提將來趕了一里田地苗忠那邊着一堵牆跳將過去尹宗只顧趕將來不知大字焦吉也把一條朴刀却在後面把那尹宗壞了性命果謂是

螳螂正是遭黃雀　豈解堤防挾彈人

秀娘大有急智

那尹宗一箇怎抵當得兩人。不多時，前面焦吉，後面苗忠兩箇囘來。苗忠放下手裏朴刀，右手換一把尖長靶短背厚刃薄八字尖刀，左手捽住萬秀娘，向前衣裳罵道：「你這箇賊人，卻不是叵耐你，幾乎教我死范大漢送了性命，你且納取我幾刀。」正是：

故將挫玉摧花手，　來折江梅第一枝。

那萬秀娘見苗忠刀舉，生一箇急計，一隻手托住苗忠腕子道：「且住，你好沒見識。你情知道我又不識這箇大漢姓甚名誰，又不知道他是何等樣人。不問事由，背着我去，恰好走到這裏，我便認得這裏是焦吉

走上前這教他行這一路特地來尋你如今你倒捉了我却不是錯了苗忠道你也說得是把那刀來入了鞘却來喫醋萬秀娘道我尋些箇錯壞了你正恁地說則見萬秀娘左手捽住苗忠右手打一箇漏風掌打得苗忠耳門上似起一箇霹靂那苗忠

睜開眉下眼　咬碎口中牙

那苗忠怒起來却見萬秀娘說道苗忠底賊我家中有八十歲底老娘你共焦吉壞了我性命你如今代道罷儼然倒地苗忠方省得是這尹宗附體在秀娘身上即將扶起來救得蘇醒當下都沒甚情況尔端

這萬員外打聽得兒子萬小員外和那當直的害被人殺了兩箇死屍在城外五里頭林子裏更劫了一伯餘貫家財萬秀娘不知下落去襄陽府城裏下狀出一千貫賞錢捉殺人劫賊那裏便捉得萬員外又備一千貫過了幾箇月沒捉人處州府賞錢和萬員外賞錢共添做三千貫明示榜文要捉這賊則共沒捉處當日萬員外鄰舍一箇公公七十餘歲有箇一箇兒子小名叫做合哥大伯道合哥你只管躲懶沒箇長進今日也好去上行些箇山亭兒來賣合哥挑着兩箇土袋擔着二三百人米傑非張門供許

此箇山亭兒揀幾箇物事與做

山亭兒　庵兒　寶塔兒

石橋兒　屏風兒　人物兒

買了幾件了合哥道更把幾件好樣式底山亭兒賣與我大字焦吉道你自去屋前窗子外面自揀幾箇當時合哥移步來窗子外面正在那裏揀山亭兒則听得窗子裏面一箇人低低地叫道合哥那合哥聽得道這人好似萬員外底女兒聲音合哥道誰叫我應聲道是萬秀娘叫那合哥道小娘子你如何在這裏萬秀娘說一言難盡我被陶鐵僧領他們劫我

[illegible]

在這裏相煩你歸去說與我爹爹嬭嬭教休下狀在人來也道大字焦吉十條說指忠和那陶鐵僧如今與你一個執照歸來就身上解下一個刺繡香袋從那窗窟籠子擲出自人去合哥接得跳脫將來還了焦吉山亭兒錢挑着擔子便行焦吉道你這廝在窗子邊和甚麼人說話說得合哥一似

分開八片頂陽骨　傾下半桶冰雪水

合哥放下山亭兒擔子看着焦吉道你見甚麼便說我和爪誰說話焦吉探那窗子裏面與個沒誰擔起擔子便走一向不敢脚直入城來把一擔山亭兒和

擔一時甚都把來傾在河裏擔仗擲拳鍬來爺兒他空手歸來問道山亭兒在那裏合哥應道傾在河裏了問道擔子呢應道攛在河裏隔擔呢應道攛在河裏大伯焦躁起來道打殺這廝你尤甚意思合哥道三千貫錢劈面地來大伯道是如何合哥道我見萬員外女兒萬秀娘在一箇去處大伯道你不得胡說他在那裏合哥就懷裏取出那刺繡香袋把看了同去萬員外家裏萬員外見說看了香袋叫出他萬媽媽來看見了刺繡香袋認得真箇是秀娘手迹眾家都哭起來萬員外道且未消得哭即時同合哥

來州衙下狀官司見說即時差土兵二十餘人各人纏帶著器械前去緝捉這場公事當時教這合哥引着一行人取苗忠莊上去即時就公廳上押了限狀唱罷諾遞理登程而去有詩

箇箇威雄似虎人人猛烈如龍雨具麻鞋行纏搭膊手中杖牛頭鐺撥互叉尖尾刀蒜皮少例裴箭在路上飢餐渴飲夜住曉行經過杏花村又經芳草渡好似皂鵰追紫燕渾如餓虎趕黃羊

其時合哥兒一行到得苗忠莊上分付教眾斜捕人

且休來待我先去探問多時不見合哥兒回來那衆人商議道想必是那苗忠知得這事將身躲了合哥回來與衆人低低道作一計引他他便出來誰不待到那苗忠莊前莊後打一瞭看不見蹤由衆做公底人道是那苗忠伊常間見這合哥兒來家中加又母看待這番却是如何別商量一計先教差一人去用火燒了那苗忠莊便知苗忠然在那裏苗忠一見土兵燒起那莊子便提着一條朴刀向西便走做公底一發趕將來正是

有似皂鵰追困鴈　渾如雪鶻打寒鳩

那十條龍苗忠攛將去到一個林子前苗忠入這
林子內去方纔走得十餘步則見一個大漢渾身血
污手裏拿着一條朴刀在林子裏等他便是那吃他
殺了性命底孝順尹宗在這裏相遇所謂是

勸君莫要作冤讎　狹路相逢難躲避

苗忠認得尹宗了欲待行被他攔住路正恁地進退
不得後面做公底趕上將一條索子縛了苗忠并大
字焦吉茶博士陶鐵僧解在襄陽府來押下司理院
細底形將一一勘正三人各自招伏了同日將大字
焦吉十條龍苗忠茶博士陶鐵僧押赴市曹照條處

斬合哥使請了那三千貫賞錢萬員外要報答孝義尹宗差人迎他母親到家奉養又去官中下狀用錢就襄陽府城外五里頭爲這尹宗起立一座廟宇直到如今襄陽府城外五里頭孝義廟便是這尹宗底墓至今古跡尚存香烟不斷話名只喚做山亭兒亦名十條龍陶鐵僧孝義尹宗事跡後人評得好

萬員外刻深招禍　陶鐵僧窮極行兇

生報仇秀娘堅忍　死爲神孝義尹宗


別人在樓前
相伴我回家



笑人提防門外
有人瞧

第三十八卷

蔣淑貞刎頸鴛鴦會

眼意心期卒未休，暗中終擬約登樓。
光陰負我難相偶，情緒牽人不自由。
遙夜定嫌香蔽膝，悶時應在玉搔頭。
櫻桃花謝梨花發，腸斷青春兩處愁。

右詩單說着情色二字。此二字乃一體一用也。故色絢於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亂，雖亘古迄今，仁人君子，弗能忘之。晉人有云：「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慧遠曰：「情色覺如磁石，遇鐵不覺合為一處。無情之

天下何事不爲賂所成

物尚爾何況我終日在情裏做活計耶如今只管說這情色二字則甚且說個臨淮武公業於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詩文筆公業甚嬖之比鄰乃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其子趙象端秀有文學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而神氣俱喪廢食思之遂厚賂公業之閽人以情相告閽有難色後爲賂所動令妻伺非烟閒處具言象意非烟聞之但含笑而不答閽媼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如乃取薛濤箋題一絕於上詩曰

綠暗紅稀起暝烟　獨將幽恨小窗前
沉沉良夜與誰語　星隔銀河月半天

寫訖密緘之祈門媼達於非烟非烟讀畢吁嗟良久向媼而言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今生薄福不得當之嘗嫌武生粗悍非青雲器也乃復酬篇寫於金鳳箋詩曰

畫簷春燕須知宿　蘭浦雙鴛肯獨飛
長恨桃源諸女伴　等閑花裏送郎歸

封付門媼令遞象象啓緘吟曰吾事諧矣但靜坐焚香時時虔禱以候越數日將夕門媼促步而至笑且

升曰趙郎頗見神僊否衆驚迸問之仍非烟語曰功曹今夜府直可謂良時妾家後庭即君之前垣也若不渝約好專望來儀方可候晤語訖既曛黑象乘梯而登非烟已重梯於下既下見非烟艷粧盛服迎入室中相携就寢盡繾綣之意焉及曉促非烟手曰接傾城之貌挹希世之人已誓幽明永奉歡狎言訖潛蹤茲後不盈旬日常得一期於後庭矣展幽微之思罄宿昔之情以爲鬼鳥不知人神相助如是者周歲無何非烟數以細故撻其女奴奴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愼勿揚聲我當自察之後至堂

直日乃密陳狀請假，迨夜如常入直，遂潛伏里門。候暮鼓既作，躡足而回，循墻至後庭，見非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出。公業持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非烟詰之。非烟色動，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抶血流。非烟但云：「生得相親，死亦無恨。」遂飲孤水而絕。象乃變服易名，遠竄於江湖間，稍避其鋒焉。可憐雨散雲消，花殘月缺。且如趙象知機識務，脫離虎口，免遭毒手，可謂善悔過者也。於今又有個不識竅的小二哥，也與個婦人私通，日日貪歡，朝朝迷戀，後惹出一場禍來，

死橫刀下、命赴陰間、致毋不得侍、妾不得傾、子號寒於嚴冬、女啼饑于永晝、靜而思之、若何來由、况這婦人不害了你一條性命了、真個

娥眉本是嬋娟刃　殺盡風流世上人

說話的、你道這婦人住居何處、姓甚名誰、元來是浙江杭州府武林門外落鄉村中、一個姓蔣的生的女兒、小字淑真、生得甚是標致、臉襯桃花、比桃花不紅不白、眉分柳葉、如柳葉猶細猶彎、自小聰明、從來機巧、善描龍而刺鳳、能剪雪以裁雲、心中只是好些風月、又飲得幾盃酒、年已及笄、父母議親、東也不成、西

也不就姘與鑽穴之私常感傷春之病自恨芳年不偶懨懨不樂垂簾不捲羞殺紫燕雙飛高閣懶凭愁聽黃鶯並語未知此女幾時得偶素願因成商調醋葫蘆小令十篇繫於事後少述斯女始末之情奉勞歌伴先聽格律後聽蕪詞

湛秋波兩剪明露金蓮三寸小弄春風楊柳細身腰比紅兒態度應更嬌他生得諸般齊妙縱

司空見慣也魂消

況這將家女兒如此姿貌如此伶俐縱何家門貴族王孫公子文士商賈不行求聘却這女兒心性有些

睍睍搽脂畫眼傅粉施朱梳個紅髻頭兒打件明牙形狀做張做致偷投倚樣或倚檻凝神或臨街賣笑因此淵漢淫溺之所以迷延歲月頓失光陰不覺十餘歲隔鄰有一兒子名叫阿巧未曾出幼常來女家嬉戲不料此女已動不正之心有日矣況阿巧不甚長成父母不以為怪遂得通家往來無間一日女父母他適阿巧偶來其女相誘入室強合為忽聞扣戶驚急阿巧驚逝而去女父母至家亦不知也且此女慾心如熾久渴此事自從情竇一開不能自已阿巧回家驚氣衝心而死女聞其死哀痛彌極但不敢

形容顏姊春夢歌作再和前辭

領略眉根尚在，痛知心人已亡，要將閒愁拋設，坐陽自別來幾日，行坐想空，撇下一天情光照，除是夢裏見兒才郎。

這女兒自因阿巧死後，心中好生不快活，自思其道，皆由我之過，送了他青春一命，日逐躊躇不下，倏而又是一個月來，女兒病起梳粧，父母偶然視聽其女顏色精神語言恍惚，兆兒因謂媽媽曰，莫非有甚做出來了，殊不知其女容色飄零，蝶粉蜂黃都退了，韶華狼藉，花心柳眼已開殘，媽媽老兒互相埋怨了。

所以相親戚恥笑。常言道：女大不中留，留在家中，卻如私鹽包兒，脫手方可，不然，直待事發，弄出醜來，不好看。那媽媽和老兒說罷，央王嫂嫂作媒，將高就低，添長補短，發落了罷。一日王嫂嫂來說，嫁與近村李二郎為妾。且李二郎是個農莊之人，又四十多歲，只圖美貌，不計其他。過門之後，兩個頗說得着。瞬息間十有餘年，李二郎被他徹夜盤弄，衰憊了，年將五十之上，此心已灰，奈何此婦正在妙齡，酷好不厭，仍與大宋西賓行事。李二郎一見，病發身故。這婦人眼見斷送兩人性命了，奉勞歌作，再和前韻

結姻緣十數年，動念情三四番，爭奈尚也尤甚
間，到如今反為難上難，把一對風鸞散作兩
下無語淚偷彈

那李大郎斥退兩宿，擇日葬弟之柩，迎婦人不免守
孝三年，其家已知其非，若人附刚本婦自揣於心亦
不敢妄為矣，朝夕之間，受了多少的熬煎，或飽一頓，
或缺一餐，家人都不理他了，將及一年之上，李大郎
自思留此無益，不若逐回，庶免敗門户，遂喚原媒
眼同將婦發身起回，本婦如鳥出籠，似魚漏網，其餘
物飾亦不計較，本婦抵家，父母只得收留，那有好氣

待他如同使婢婢亦甘心忍受一日有個張二官過門因見本婦心甚悅之挽人說合求為繼室女父將允諾恨不推將出去且張二官是個行商多在外少在內不曾打聽得備細設下盒盤羊酒涓吉成親這婦人不去則罷這一去好似

　　豬羊奔屠宰之家　一步步來尋死路

是夜畫燭搖光粉香噴霧綺羅筵上依舊兩個新人錦繡衾中各出一般舊物未勞歎伴再和前帳

　　這今宵月再圓賀客閨花正是笑吟吟攜手上

牙床恣交歡恍然入醉鄉不覺的渾身通暢把

斷絃重續兩情偕

他兩箇自花燭之後日則並肩而坐夜則疊股而眠如魚藉水似漆投膠一箇全不念前夫之恩愛一箇那曾題起亡室之音容婦喪夫之後當夫憐婦之卞氏兩箇過活了一月一日張二官人早起分付成保收拾行李要往德清取帳這婦人怎生割捨得他去張二官人不免起身這婦人簌簌垂下淚來張二官道我與你為夫婦不須如此各道保重而別別去又過了半月光景這婦人是久曠之人既成佳配未盡暢懷又值孤守岑寂好生難遣覺身子困倦步至門首

開字對門店中一後生約二十已上年紀容貌潔淨每日開張送閒臨街閣樓過此店乃朱秉中開的此人和氣人稱為他朱小二哥婦人問能夜做也不唆上樓睡了樓外乃是官河舟船歇泊之處將及二更忽聞梢人唱歌聲歷歷側耳而聽其歌云

二十去了廿一來　不做私情也是呆
有朝一日花容退　雙手招郎郎不來

婦人自此復聽覷覦之心往往倚門獨立朱秉中時來調戲彼此相慕日成私情但不能一敘款曲為恨也不勞歌伴而和前歌

美溫溫顏面，肥胖胖身軀，光油油鬢髮長，他半生花酒肆，頗狂，對人前扭捏撒嬌，是處公無有風流賣俏，一味裝竊玉與偷香。

這婦人愛慕朱秉中不已，只是不得湊巧。一日張二官討帳回家，夫婦相見了，敘些閒闊的話。本婦似有不悅之意，只是勉強奉承，一心倒在朱秉中身上了。張二官在家又住了一箇月之上，正值仲冬天氣，收買了雜貨，起鋪貨船裝載到彼發賣之間，不甚稱意，把貨都賒與人上了舊帳，又討不上手，依然過歲不得歸家，過年預先寄些物事回家支用，不題。且說朱

水中間見其大不在乘機去迎婦人家質所所依了三五盞意欲做些勝賺之出奈何往來之人應接不暇取便約在燈竹林中須教而去撚指間又屆十三日試燈之夕於是戶戶鳴鑼擂鼓家家品竹彈絲遊人隊隊踏歌聲仕女翩翩垂舞袖盈山綵結鬼戲百尺高聳空際衆香濃溧渺千層能刻別開庭內外洛洛燈燭光輝傑閣高低爍爍華燈照耀春勞歌伴再和前腔

一夜油韶一派鳴縱泡鼓聯朵開名六街三市鬧挨挨笑聲高沸[illegible]人似海擁人在燈前相待滾

村婆兒
存亦不
宜段

回假又恐燕鶯猜

其夜乘中使卑的更衣着靴只在街上往來本婦出在門首抛聲衍俏兩箇相見暗暗准定日下成事不期伊姆因往觀燈就便探女女倚戶邀入爺見不免留宿乘中等至夜分悶悶歸臥次夜如此遇本婦怪問如何爽約挨身相就止做得箇呂字兒而散少間其淵奔姆姆見其無情無緒向女言曰汝如今猥於脊不只宜守分也與父母爭一口氣豈知不妨已約來中了二夜了可不是鬼門上占卦平白買州僉所微作頃輒見送份問了浙悅乘中張齒嶽授賀

進婊家，就便上樓，本婊燈也不看，解衣相抱，此盡于雖然本婊平生相接數人，或老或少，那能造其臭處，自經此合，身酥骨軟，飄飄然，其滋味不可勝言也，且朱某中日常在花柳叢中打交，深諳十要之術，那十要。

一要濫於撒潑　　二要不算工夫
三要甜言美語　　四要軟款溫柔
五要乜斜纏帳　　六要施逞鎗法
七要粧聾做啞　　八要擇友同行
九要穿着新鮮　　十要一團和氣

若孤孀之人欲一不可行也再說衆中已回張二官
又到本婦便害此一未發之日田下之心要好只除俏
見春勞歌伴再和前聲

帶黃昏角數聲助凄凉淚幾行論深情海角未
爲長難捉摸這般心內癡不能勾相偎相傍惡
思量縈損九廻腸

這婦人自從前夕歡娛直至佳境又約衆中晚些相
會要連歡幾十夜誰知張二官家來心中納悶就害
起病來頭疼腹痛骨熱身寒張二官顒望回家將息
取樂因見本婦身子不快倒惹了一箇愁悶遂請醫

調治、倩巫燒紙、藥必親嘗、衣不解帶、反受辛苦、不似在外了、且說李中思想行坐不安、托故去望張二官、稱道小弟久疎趨侍、聊間榮回、今特拜訪、奉請明午於蓬舍、少具雞酒、聊與兄長洗塵、幸勿他却、次日、張二官赴席、席中出妻女奉勸、大醉扶歸、已後遂了願、往往來來、本婦但聞席中在座說也有、笑也有、病也無、倘或不來、就呻吟叫喚、鄰里厭聞、張二官指望便好、誰知日漸沉重、本婦病中、但瞑目、就見向日之阿巧和李二郎、催來索命、勢漸猙惡、本婦懊悔、難以實告、惟向張二官道、你可替我求問、幾時脫體、如吉逐

往洞虛先生卦肆卜下卦來判道此病大分不好介
橫死老幼陽人死命為禍非今生乃前世之冤今夜
就可辦備福物酒果冥衣各一分用鬼宿度河之次
向西鋪設苦苦哀求庶有少救不然决不好也奉勞
歌伴再和前腔

揶揄來苦怨叫聲聲朧着便見他病懨懨害的些
兒花瘦身軀怎禁沒亂殺則說不和我干休罷
幾時節離了兩冤家

張 官正依法祭祀之則李婦在床又見阿巧和李
郎 撫手云日我負心訴於天府來取命你央後夫

張二官再四懇求道甚是怜我事且容你去後死之間、待同你、一會之人、那假了長之手、與你相見、言訖、忽然不見了、本婦當夜似覺精爽、此箇後看看復舊、張二官甚是不題、却見乘中只多親近懇懃至意、頗疑之、尤未爲信、一日張二官入城、催討貨物、回來進門、正見本婦與乘中執手聯坐、張二官倒退揚聲、來中迎出、掩掉、他兩箇亦不知其見也、張二官當時見他慇懃、已自生疑七八分了、今日撞箇滿懷、憹成十分、張二官自思量道、他兩箇若犯在我手、必殺他外無葬身之地、遂往德清去做買賣、到了德清、已是

五月初一日安頓了行李在店中上街買一口刀藏掛腰間至初四日連夜奔回誰於他處不在話下再題本婦尚欲一見終日去接秉中秉中也有此病在家裏延至初五日阿蝴又來請赴餞恭候秉中宛然赴之樓上已筵張水陸矣盛兩盂煎石首貯二器炒山雞酒泛浙蚶糟蚝角蔘其餘肴饌蔬果未暇盡錄兩箇遂相歡飲亦不顧其他也酒分歌伴兩和前聲

綠涔涔酒滿樹紅焰焰燭下燒正中庭花月影兒交而喫得巫山時自倒他兩箇合做貪矣不提防門外有人瞧

兩箇正飲間長中自覺耳熱眼跳心驚肉戰欠身求退不婦怒目怪兒終日啼哭你不來你何輕賤我之甚你道你有老婆我便是無老公的你殊不知我做鴛鴦的主意夫此二鳥飛鳴宿食鎮常相守爾我生不成雙死作一對昔有韓憑妻美郡王欲奪之夫妻皆自殺王恨兩塚各之後塚上生連理樹上有鴛鴦悲鳴飛去此兩箇要效鴛鴦比翼交頸不料便成語讖況本婦肉能搊搊待病好就便荒淫無度正是

偷雞貓兒性不改　養漢婆娘死不休

再說張二官提刀在手潛步至門傍樹竊聽見他兩

婦言

箇戲謔歌唱歷歷在耳氣得按捺不下打一將去本婦就吹滅了燈燈也不點了連打了三兆本婦救出中先喚我去看看便來阿嬌持燭先行開了大門並無人跡本婦叫道今日是端陽佳節那家不喫幾盃雄黃酒正要罵開張三官跳將下來叫道潑賤你和甚人賞夜喫酒本婦慌得戰做一團只說不不不張三官乃問你同我上樓一看如無便罷慌做甚麽本婦又見阿巧李二郎一齊都來自分必死延頸待盡不期中亦條條驚下床來執劍口稱死罪死罪慚愧

婦證

將家私并女奉撥於將小家奴老女婿子幼女寡恐

二官邪衆與他則見刀過處一對人頭落地肉淋鮮
血衝天正是

　　當時不辭恩成怨　今日方知色是空

當初本婦以病已間阿巧李乙郎言道五五之間行
同你　令之人假弓長之手再與相見果至五月五
日假張二官殺死一令之人乃衆中也禍福未兆鬼
神必先知之可不懼歟故知士於才則德薄女衒色
則情放若能如洗潔如臨深則爲端士淑女矣豈不
美哉惟願率土之民夫婦和柔不惑他偶有過則改
之不然則戒之歟然亦風教未爲晚也在座看官漫聽

這一本鴛鴦劍頭你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見他時意悵猶，入門來鬼已然，冷有餘過處安

多情，到今朝你心還未省，送了他三條性命，果

冤冤相報有神明

又調南鄉子 ◦ 閉詞曰

休光恐將偶玉損香消事可憐，一對風流傷白

刃，冤冤相報勞冤赴九泉，抵死苦留連，想是前

生有業緣，滿色依然人已散，天天千古多情月

自圓